

听雨寄思

■王贤海

又到清明,天地空濛,细雨纷飞。我携一束素花,悄悄地,我来看您——我的父亲。在这山岚流云、雾霭弥漫的日子,我静静地站在父亲您的面前,轻轻地告诉您,我的思念,我的生活,还有我的事业。

父亲,在来看您之前,我先到了老家。老屋内的摆设仍是您走时的样子,老房子凝聚了您在世时的心血,您和母亲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家,像燕子衔泥筑巢,曾经是我们兄弟姐妹成长的乐园。如今,哥哥姐姐和我都走进了城市,而您留下的老屋,还静静地矗立在汉江边,是期待着您的回来,还是在守护着一段不曾被忘却的岁月?在您曾经生活的这一片老屋,我试图发现点什么,但老屋已闻不到您一丝一缕的气息了。父亲,您真的走了。

今又清明,在我眼前纷纷扬扬的,分明是千万丝春雨。听雨寄思,我来看看您——父亲!静静地您在面前伫立,让我对您的思念,也如这天地间纷纷扬扬的雨丝,迷蒙了这个世界,潮湿了我的心灵。

一晃几年过去,父亲,在思念您的日子里,我为您写诗,为您写心情散文,用文字,用我自己的方式,缅怀您。而您,却再也看不到我含泪带笑的脸颊,是怎样去迎接未来日子里的风风雨雨,再也看不到我匆匆行走的脚步,是怎样踏在人生的路上。

你坟前的野草花,谢了又开,开了又谢,一年又一年,一秋又一秋。在我的眼眸里,这些山野之花,是怎样的一朵一朵的凄,一朵一朵的白。凝望着,遐思着,我多想把自己也变成其中的一朵,被风轻轻地吹拂,掉落在您的土地上。父亲,您会停下来看看我吗?您是否会忆起那个曾经令您时刻操心的我的一切吗?

父亲,我会把您对我的期望铭记在心,我也会将您的爱揉进春风细雨里,希望您能感受并感觉到,希望您能将我时时记起;父亲,不止是清明,在每一个日子里,我都会将对您的思念和对您的祝福融进绵绵密密的雨里,希望每个有雨的日子,您都能看到我快乐行走的脚印!

雨还在下,父亲,我却要走了。我悄悄地来,只携一束花来;我悄悄地走,不想带走一丝春雨。父亲,我会年年岁岁在这个“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的节日里,悄悄地,悄悄地来看您!

(作者地址:郧西县司法局)

父亲，我终于读懂了您

■戴建华

窗外泛白时,父亲又回来了。他们兄弟俩坐在我家那土坯瓦屋的老房子里喝酒,谈笑风生,小方桌上铁炉砂锅煮得热气腾腾。烟雾缭绕中,我看见父亲还穿着那件老旧的蓝布中山装。见我一脸诧异,父亲笑着说:“我一直都藏在你姑姑家玩呢,今儿喝了酒,天也亮了,就坐明早四点的班车回去吧,免得熟人看见。”听见有人敲门,他让我去把门关上,他们继续喝酒。

我起身关门,梦却醒了,无论如何也续不上。我这才想起那老房子已卖了20多年了,而父亲也离开我们三个年头了。虽说这三年也是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于我却仿佛只在转瞬之间。但凡清早听见几声咳嗽,或在门前村路上看到白发佝偻的身影,我都不由得起身张望,看是不是父亲回来了。

幼年时,我也时常这样倚在门口盼着父亲。那时,父亲在生产队里做副业,凭着砌匠手艺走南闯北,和家人聚少离多,但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诸如核桃、板栗、猕猴桃之类好吃的。然后,我好长时间就有了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有时候回来我已睡着,父亲会用胡荽把我扎醒,疼得我向母亲告状,说父亲嘴上有针,惹得父亲哈哈大笑。甚至在我成家有了女儿以后,父亲几杯酒下肚还会在饭桌上念叨起这个笑话,并怡然自乐,仿佛我还是那个幼儿。

我再大一些,母亲走了。家里突遭变故,父亲一人既当爹又当妈,田间地头务农,在工地务工,甚至晚上也没闲着。记得村里有一处木材场,圆木堆积如山,放学后我和同学曾经爬上去玩。面对这些我们抱都抱不住的圆木,很纳闷这么粗的圆木是怎么装上车的?后来,大家一致认为肯定是吊车吊的。直到晚上有人喊父亲去抬木头,我才知道那些圆木原来就是父亲他们几个人用肩膀抬上车的。我这才想起,我们在木材场从未看见过吊车。

纵然日子过得这般艰辛,父亲却也没让我们冻着饿着。那时学费尚贵,孩子读书还是农家的一种负担,但南下打工却是挣大钱的代名词,并成为农村一种时尚。村里很多比我家条件好的孩子都辍学出门打工挣钱了,但父亲却坚持供我读书,从未拖欠过学费。对此,他说:“那些医生、老师不都是读书出来的吗?哪个是打工出来的?多读书,还是有好处!”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村里陆续盖起了很多平房。父亲也在门前空场上撒灰放线为建房做准备,却遭到邻居的嘲讽。父亲毫不在意,早晚稍有闲暇便自己挖土方。两个月下来,四间平房的地基硬是凭父亲一己之力完成了。然后,他又凭着在建筑队的人脉赊砖和预制板,硬是盖起了四间平房。当时父亲很沉默,总是起早贪黑,像牛一样忙活。

我一直以为父亲不爱说话,直到看见年迈的父亲吃过饭拎着茶杯就迫不及待地去和同村老人扎堆聊天,我这才知道父亲那时沉默是因为肩上担子太重,压得他喘不过气,只能像耕牛天天劳作。

父亲,我终于读懂了您,而您却已远去。

(作者地址:房县卫生计生综合执法局)

怀念我的外婆外公

■李秀峰

“无花无酒过清明,气壮河山战疫情。赤子追思随雨洒,吟诗远眺报康宁。”庚子鼠年,开局很悲壮,但中国抗疫形势向好,目前许多国家都在抗疫。又是一年清明时节,按照规定我们将不能现场祭祀,我也只能在网上祭拜聊表寸心。

“娃啊,你外婆,走了……”去年春季的一天,父母给我打来电话,电话那头,老父老母哽咽咽咽。唉,刚熬过2019年多雨的清明,外婆九十多年的人生停摆。阳春三月,万事成空。年近半百的我将常忆外婆在梦中。一想起外婆的梁家川,我就变成外婆家门口那棵桃树上的馋孩子。

少年夫妻老来伴。据说外婆走的那天,外公老泪纵横,哭得死去活来,他硬是要找一根绳子悬梁自尽,想尽快去追赶外婆的英灵,幸亏当场被一大帮晚辈劝阻住了。此后,外公一蹶不振,一个多月后,外公也走了……就这样,2019年的春天无情地带走了我可亲可敬、年近百岁的外婆、外公。

外婆、外公的音容笑貌永远珍藏在我的内心深处。记得外婆比外公大几岁,裹着小脚,说话很缓慢,人也很和蔼,对我很疼爱。小时候,特别是土地承包到户之前,我家一旦烧火断顿了,母亲就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去外婆家度饥荒。外婆总是把好吃的留给我们。

外公也很善良,退休前他当过小学校长。在今天看来虽然外公学历不是很高,但是他念过私塾,国学基础扎实得很,教学有方,桃李满天下,在当地堪称良师。少年时代,我经常听外公给我讲故事、讲诗词、讲古文,让我猜谜语、对对联,教我写毛笔字……我能够走上教书育人之路,喜欢文学艺术,也跟外公的熏陶有很大的关系。

2018年春天,也就是外公去世的前一年春天,在小舅的护送下,母亲专程把九十多岁的老外公接到郧西县城玩了几天。外公对县城的变化赞不绝口,他对渡春桥记忆犹新,桥上的石刻对联他还能够背诵出来。那几天,我抽空用手机给外公拍了几张照片保存在网络空间里。没想到,那是外公最后一次照相,也是最后一次和我相聚。

祈愿外公、外婆九泉之下常相伴、再叙百年伴侣情……

(作者地址:郧西县彩虹城)